

# 生者与死者

苏联文学丛书

西蒙诺夫 著

SULIAN WENXUE  
CONGSHU



上海译文出版社

# 生者与死者

作者：[美] 詹姆斯·M·坎农

译者：[中] 李国海

ISBN 7-309-04111-9

定价：25.00元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 生者与死者

西蒙诺夫 著

郑泽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К. М. Симонов  
**ЖИВЫЕ И МЕРТВЫЕ**

根据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1年版译出

**生者与死者**

西蒙诺夫 著

郑泽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 插页3 字数426,000

1993年2月第1次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ISBN 7-5327-0578-1/I·257

定价：11.50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 第一章

战争的第一天，辛佐夫家也象千千万万户人家一样，感到猝不及防。人们似乎早就料到战争要爆发，可是到末了，战争真的爆发了，还是宛如雪暴临头。显然，这么大的不幸事件，要事先做好万全准备，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辛佐夫和玛莎是在辛菲罗波尔车站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的。他们刚下火车，正站在火热的站前小广场上，等在一辆老式“林肯”牌敞篷汽车旁边，想搭伴合乘这辆出租汽车去古尔祖夫军人疗养所。

他俩同司机刚聊起市场上有没有水果和西红柿，就被无线电广播打断了话头。广播员用嘶哑的声音，向着整个广场，播发了战争爆发的消息。于是生活立即分成截然不相联的两部分：一部分是一分钟前的战前；一部分是此时此刻。

辛佐夫和玛莎提着皮箱，走到最近的一条长凳跟前。玛莎坐下来，双手捧着头，一动不动，仿佛失去了知觉。辛佐夫问也没问她一声，就去找军运指挥员办理乘第一班列车的签证。现在他们只得踏上归途，从辛菲罗波尔回到格罗德诺。辛佐夫在格罗德诺一家军报编辑部当秘书，已有一年半了。

战争本来就是不幸，而他们家又增添了自己的特殊不幸：政治指导员辛佐夫和妻子在远离战场一千俄里之遥的辛菲罗波

尔，而他们一岁的女儿却留在紧挨战场的格罗德诺。女儿在那边，他们在这边，不坐四天四夜的火车，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他们提早到达女儿身边。

辛佐夫准备去见军运指挥员，他站好队，便开始想象格罗德诺目前可能发生的情况。“太近了，距边境太近了，还有空军，最怕的就是空军……对，儿童马上会从那些地方疏散……”他抓住这个想法，觉得这个想法能够安慰玛莎。

他回到玛莎身边，说一切都办好了：夜里十二点，就乘车往回走。玛莎抬起头，瞅了瞅他，仿佛不认识似的。

“什么办好了？”她又问了一句。

“我说车票签证办好了，”辛佐夫又说了一遍。

“好，”玛莎冷漠地说，又用双手托住低下的头。

她丢下女儿出来，这一点她不能原谅自己。她本来不想出来，母亲再三劝说，她才同意了。母亲特地赶来格罗德诺，就是为了让她和辛佐夫一块去疗养所。辛佐夫也费了好多唇舌劝说她，可是，在动身的那一天，她又抬眼望着辛佐夫问：“要不，咱们还是不去吧？”辛佐夫听了这话，还有点生气。要是她不听他们的话，此刻她还在格罗德诺呢！想到她现在还留在那儿，她并不感到害怕，她感到害怕的倒是她现在不在那儿。她对丢在格罗德诺的孩子，充满负疚的心情，此刻她几乎不去关心丈夫了。

她那生来直爽的性格，竟使她忽然对丈夫说出了这一点。

“我有什么要你关心的，”辛佐夫说，“车到山前自有路嘛。”

这种事，本来是无法安慰的，可丈夫却突然牛头不对马嘴地安慰起她来，她一听这毫无意义的话，就按捺不住了。

“别说废话了！”她说，“什么车到山前自有路？你知道什么？”她气得嘴唇打起哆嗦来。“我没有权利出来！你要知道：

我没有权利！”她反复说着，攥紧拳头，使劲地敲打自己的膝盖。

他们上了火车后，她就沉默不语，不再责怪自己，辛佐夫无论问什么，她只回答“是”或者“不”。总而言之，在到达莫斯科之前，一路上，她简直像个机械人，喝喝茶，默默地凝视窗外，后来又爬上自己的上铺，面对车厢壁，一连躺了好几个小时。

周围的人议论的都是一件事——战争，可是，玛莎连这个也仿佛没有听见。她的内心正在酝酿一个重大而又痛苦的决定，她不愿让任何人知道，连辛佐夫也瞒着。

列车已经到达莫斯科市郊的谢尔普霍夫车站。车一停，她就对辛佐夫开了口（这是她在这段时间里头一次对他说话）：

“咱们出去，走一走……”

他们从车厢出来，她挽起辛佐夫的胳膊。

“听我说，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我一开始几乎不关心你了：我们找到塔尼娅，把她和妈妈送走，我和你留在军队里。”

“你已经决定了？”

“对。”

“要是得重新决定呢？”

她默默地摇摇头。

于是，辛佐夫尽力心平气和地对她说，怎样找到塔尼娅和不去军队，这是两码事，要分开……

“我不能分开！”玛莎打断他的话。

但是辛佐夫坚持继续向她解释，说什么他去格罗德诺，去服役地点，而她玛莎留在莫斯科，那要明智得多。如果家属都已经从格罗德诺疏散出来（大概已经疏散了），玛莎的母亲当然会想方设法，带着塔尼娅回莫斯科，回到自己的家里，而玛莎，即使为了避免跟他们在路途上错过，留在莫斯科等候她们，也是最明

智之举。

“咱们从辛菲罗波尔动身的时候，她们也许已经从格罗德诺回到莫斯科了。”

玛莎不相信地瞧了瞧辛佐夫，没再吭声，一直沉默到莫斯科。

他们来到玛莎家那幢坐落在乌萨切夫卡街的老宅院。不久前，在去辛菲罗波尔的途中，他们曾在这儿无牵无挂地度过两昼夜。

格罗德诺没有人来，辛佐夫指望有电报，但电报也没有。

“我马上去车站，”辛佐夫说道。“也许能签个座位，签到了，晚车就走。你打个电话试试，说不定能打通呢！”

他从军便服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写上格罗德诺编辑部的电话号码，递给玛莎。

“慢着，你坐一会儿，”她制止住丈夫。“我知道，你反对我去，可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

辛佐夫说，她不该那么办。除了刚才说的几条理由，他又添了一条新理由：即使人家准许她乘车去格罗德诺，而且那边也接受她参军（他不相信会接受），这只会加重他的负担，难道这一点她还不明白吗？

玛莎听着听着，脸色越来越苍白。

“你怎么不明白呀，”她突然嚷起来，“你怎么不明白我也是个人啊？！你上哪儿，我也上哪儿！为什么你只想到自己？”

“怎么‘只想到自己’？”辛佐夫惊愕地问道。

但她什么也没回答，伤心地痛哭起来，哭过以后，又用顶真的口吻对他说，该去车站办理签证了，不然就赶不上了。

“给我也一块儿办办，你答应吗？”



她那股执拗劲儿，惹得辛佐夫发了火。他不再哄她，而是斩钉截铁地说，眼下，非军人，任何人，都不准乘开往格罗德诺的列车，更不用说妇女了。昨天，战报已经提到格罗德诺方面的情况，如今，看待问题，总该冷静一点！

“好，”玛莎说，“不准乘就不准乘吧，不过，你得尽力而为呀！我相信你。行吗？”

“行，”他愁眉苦脸地说。

这个“行”字很有重要意义。他从来没骗过她。如果人家同意她上车，他就带她走。

一个小时后，他如释重负地从车站给她打来电话，说登记到一个座位，晚上十一时开往明斯克，没有直达格罗德诺的列车。军运指挥员说，有命令，除了军人，任何人不准搭乘开往这个方向的列车。

玛莎什么也没有回答。

“你怎么不说话呀？”辛佐夫对着话筒喊了一声。

“没什么。刚才我给格罗德诺挂过电话，想试试看，他们说，暂时接不通。”

“你先把我的东西收拾到手提箱里，”他说。

“好，我马上收拾，”她回答。

“我现在就去政治部碰碰运气，说不定编辑部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去打听一下，大约两个小时可以回来，你可别想不开呀。”

“我不会想不开的，”她依然用淡漠的语调说，首先挂上话筒。

玛莎开始收拾辛佐夫的东西，可脑子里老是想着一件事：她怎么可以离开格罗德诺，把女儿丢在那儿呢？她并没有向辛

佐夫说谎，她惦记女儿，也考虑自己，她真的不能把这两种想法分开来：女儿必须找到，送到这儿，而自己和他一起留在那里，留在战场上。

怎么走呢？想点什么办法呢？在最后一刻，辛佐夫的皮箱已经盖上了，她蓦地想起什么地方有张纸条，写着她哥哥一位战友办公处的电话号码，这个人曾和她哥哥在哈拉哈河一起服过役，他就是波雷宁上校。事有凑巧，在她去辛菲罗波尔途中停留在家的那两天，波雷宁上校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刚从赤塔飞来，在赤塔，见到了玛莎的哥哥，并答应向他母亲塔吉亚娜·斯捷潘诺夫娜面禀他的近况。

玛莎当时对他说，老人家到格罗德诺去了。她记下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想等母亲回来后，好给他往航空检查总局打电话，只是这个电话号码放在哪儿了呢？她翻箱倒柜，心急如焚地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照号码拨了电话：

“我是波雷宁上校！”电话里传来一个气冲冲的声音。

“您好！我是阿尔杰米耶夫的妹妹，我需要见您，”玛莎说。

但是，波雷宁，看来一时甚至没弄明白她是谁，找他有什么事。稍后，终于想了起来，但又冷漠地沉吟了好久，才说，如果时间不长，那好吧，过一个小时来。他到大门口等她。

玛莎自己也闹不清，这位波雷宁能帮她什么忙。但是正好过了一个小时，她来到一幢军事机关的大楼门前。她似乎还记得波雷宁的外貌，但在她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她没有看到他。突然门打开了，一位年轻的中士走到她跟前：

“您是来见波雷宁上校的吧？”他问玛莎，并歉疚地解释说，“上校同志被召到人民委员部去了，十分钟前走的。他要您等一等，最好等在电车道那边的小公园里，上校一回来，就有人来

叫您。”

“上校什么时候回来呢？”玛莎问道，她想起辛佐夫马上该回家了。

中士只是耸了耸肩膀。

玛莎等了两个小时，决定不再等下去，她穿过电车道，刚想跳上电车，有辆爱姆卡小汽车开过来，嘎地一声刹住了车，波雷宁推门钻了出来。玛莎一下认出了他，尽管他那英俊的面孔发生了很大变化，显得忧心忡忡，苍老了许多。

觉得出，一分一秒，他都在计算。

“您别见怪，”他说，“咱们干脆就站在这儿谈吧，我那儿已经集合了人……您找我有什么事？”

玛莎尽可能扼要地说明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请他帮什么忙。他们并肩站在电车站上，人们挤来挤去，肩膀老撞在他们身上。

“好吧，”波雷宁听完，才开口说，“我想，您丈夫说得对：那些地方都在尽可能往外疏散家属，其中也有我们空军的家属，如果我从他们那儿听到什么情况，就马上打电话告诉您。此刻您往那边去，不是时候。”

“我还是很想求您帮个忙！”玛莎固执地说。

波雷宁恼火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

“您听我说，您这是要求什么，您要往哪儿钻呀，恕我直说，眼下，格罗德诺附近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您能理解这一点吗？”

“不能，”

“您不能，那谁能理解，您就听谁的！”

他原想劝她别做蠢事，可不意脱口说出格罗德诺附近眼下乱成一锅粥，他猛然想起，这些话不该说，因为她的女儿和母亲还在那儿啊。

“总之，那儿的情况一定会弄清楚的，”他讷讷地更正说，“倘若前线就在附近，那家属的疏散工作一定会妥善安排，假如我听到什么消息，哪怕一点点，我也打电话告诉您！好不好？”

他心急如焚，而且这种心情根本无法掩饰。

辛佐夫回到家里，没碰到玛莎，他不知该怎么办。咳，哪怕留张字条也好呀！玛莎在电话中的声音，他觉得有点不同寻常，不过，他今天就要走了，她总不能再跟他吵嘴呀！

在政治部，人家根本没有对他讲什么，只讲了一些他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格罗德诺地区正在战斗。他所在的军报编辑部是否已经转移，明天到明斯克会有人告诉他。

在此之前，辛佐夫一直为女儿担心，这种萦绕在脑际的忧思和玛莎那完全消沉沮丧的情绪使得他忘却了自己。但此刻，他满怀恐惧想到的正是自己，想到这是战争，想到今天，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要到他可能被打死的地方去。

他刚想到这里，长途电话的铃声就若断若续地响起来了。他穿过房间，抓起话筒，不过电话不是从格罗德诺，而是从赤塔打来的。

“谁呀？妈妈吗？”透过嗡嗡的嘈杂声，传来了阿尔杰米耶夫那远得不可思议的声音。

“不，是我，辛佐夫。”

“我以为你已经去参加战斗了。”

“我今天就去。”

“你家里人在哪儿？妈妈在哪儿？”

辛佐夫照实讲了一遍

“是啊，你们的事情真伤脑筋！”阿尔杰米耶夫在六千俄里外的电话线那一端说，声音嘶哑，几乎听不清。“你千万别让玛莎

到那儿去。咳，真是鬼使神差，把我弄到这外贝加尔山区来了！有手帮不了忙！”

“我要断线啦，我要断线啦！你们的时间到了！”女接线员，象啄木鸟一样，笃笃地敲着话筒。于是，话筒里的说话声和嗡嗡声就嘎然中断了，只留下一片寂静。

玛莎垂着头，不声不响地走了进来。辛佐夫没问她上哪儿去，想等她自己讲，他只是抬头看了看挂钟：再过一个小时就得动身了。

她截住他的目光，感到有责备意味，就直瞅着他的面孔说。

“你别生气！我去找人商量，看到底能不能跟你一块去。”

“人家有什么高见？”

“他们说，眼下不能去。”

“唉，玛莎呀，玛莎！”辛佐夫只对她说了这么一句。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竭力控制自己，抑制住声音中的颤栗。她终于控制住自己，在离别前的最后一个小时，她几乎显得非常平静。

在车站上，在那医院里常用的，经过伪装的蓝色灯光下，她觉得丈夫脸色不大好，满面愁容。她想起波雷宁的话：“眼下，格罗德诺附近乱成一锅粥！……”想到这句话，她不禁打了个寒战，猛地朝穿着军大衣的辛佐夫靠去。

“你怎么啦？你哭了？”辛佐夫问道，他不常看见她哭鼻子。

她并没有哭，只不过觉得心里不是滋味罢了。她就象别人痛哭时那样紧偎着丈夫。

人们还不习惯战时生活和灯火管制，所以夜间车站上拥挤不堪，一片混乱。

辛佐夫打听了好久，也没问清他要搭乘的那班开往明斯克

的列车什么时候开车。起先有人说，已经开走了，随后又有人说，拂晓前才能开，紧接着又响起一片喊叫声，说开往明斯克的列车，过五分钟就开车。

不知为什么，不让送客的人进站台，于是几个入口处立刻拥塞起来，玛莎和辛佐夫被从四面八方挤过来的人夹在当中，在混乱中甚至没来得及最后拥抱一下。辛佐夫一手搂着玛莎，一手提着皮箱，在最后一刻，才把她的脸蛋，紧紧贴在他胸前交叉的皮带扣环上，随后急匆匆地离开她，消失在车站的入口处。

这时，玛莎绕着车站跑过去，跑到一道隔开车站广场和站台的两人高的栅栏前。她已经不指望能看见辛佐夫，只想瞧一眼他坐的那班列车怎样开出站台。她在栅栏旁站了半个小时，可火车仍然没有开动。猛然间，她在黑暗中辨认出辛佐夫：他从一节车厢跑到另一节车厢。

“万尼亚<sup>①</sup>！”玛莎喊叫起来，但他没有听见，没有回过头。

“万尼亚！”她抓着栅栏，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响。

他听见了，惊诧地车过身，懵然地向四下里张望了好几秒钟，直到她喊第三次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赶紧跑到栅栏跟前。

“你还没走，车什么时候开？兴许，快开了吧？”

“不知道，”他说。“大家一直在说，马上就要开了。”

他放下皮箱，伸出双手，玛莎也把自己的双手伸出栅栏，朝他伸过去。他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把这双手攥在自己两只温暖的大手里，站在这儿的整个时间里，一直这样攥着，没有放开。

又过了半个小时，列车还没有开。

---

<sup>①</sup> 辛佐夫的名字伊万的小称。

“要不，你还是先去找个座位吧，放好东西，再出来，好吗？”  
玛莎突然想了起来。

“嗯，算了！……”辛佐夫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依然没有放开她的手。“我就坐在踏板上！”

他们的心只想着即将到来的离别，他们没有考虑周围的人，试图用和平时期惯用的家常话来减轻离别的痛楚。和平时期不复存在已有三天了。

“我相信，咱们家的事会逢凶化吉的。”

“但愿上帝保佑！”

“也许我会在哪个车站上碰上她们：我往那边去，她们往这边来。”

“唉，要是那样就好啦！……”

“我一到，马上就写信给你。”

“你会顾不上的，干脆拍个电报吧。”

“不，我一定写，你等着看信吧……”

“那自然！”

“不过，你也得给我写信，好吗？”

“那还用说！”

其实，辛佐夫去参加的这场战争，到现在——第四天，到底真实情况如何，他俩还不完全知道。他们还想象不到，此刻他俩所谈的一切，写信啦，拍电报啦，重逢啦……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们的生活中长时期内不会实现，也许，永远不会实现……

“开车啦，乘这班车的，快上车！”有人在辛佐夫背后喊叫着。

辛佐夫又最后一次使劲握了握玛莎的手，提起皮箱，把军用挎包的皮带绕在拳头上。列车已经从他身边缓缓开过去。他一

边跑，一边跳上了踏板。

紧跟着，又有几个人相继跳上踏板，挡在玛莎和辛佐夫中间。她打远处，有时觉得，辛佐夫举着手，向她挥动军帽，有时又觉得那是别人的手，而后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其它几节车厢也掠过去了，有一些人在向另一些人喊叫什么，可她孤单单一个人，脸仍然贴着栅栏站在那儿。突然她感到胸口发冷，赶忙扣上外套的钮扣。

列车不知为什么挂的都是跑近郊的车厢，在经过莫斯科郊区 and 斯摩棱斯克一带的时候，它老是走走停停，叫人好不心烦。无论是辛佐夫坐的那节车厢，还是其它车厢里，大部分乘客都是从休假地火速返回部队的西部特别军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现在，他们一块儿坐在这趟开往明斯克的近郊列车的车厢里，彼此相见，不胜惊诧。

他们每个人去度假地，都是单独走的。没想到，如今汇集在一起，简直成了人的洪流。他们此刻本该指挥自己的连、营、团进行战斗，可是从战争打响的第一天，他们竟然脱离了自己的、大概已在浴血奋战的部队。

从四月开始，大家已经预感到乌云压城，战争一触即发，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辛佐夫也好，其他度假的人也好，都无法理解；这个问题，车厢里一会儿议论纷纷，一会儿沉默不语，停一下后，又议论起来，这些丝毫无罪的人，都觉得自己犯了罪，列车一停得过久，他们就急得团团转。

列车没按时刻表行车，不过，第一天一整天，途中没碰上一次空袭警报。只是到了夜间，列车停在奥尔沙的时候，周围才响起机车的吼叫声和玻璃的震颤声：德国人在轰炸奥尔沙货运站。



然而，即使在此时此地，第一次听到轰炸声，辛佐夫也还不知道他们这辆近郊列车，已经开到战场附近，而且近在咫尺了。“管它呢，”他心想，“这是德国佬夜间空袭开往前线的列车，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对面，坐着一位回边境多马切沃镇找自己部队的炮兵大尉，两人断定，德国佬大概是从华沙或者柯尼斯堡<sup>①</sup>起飞的，假如此刻有人对他们说，德国佬是从格罗德诺我们的军用机场，就是辛佐夫要去的那个军报编辑部所在地起飞的，而且已是第二夜从那个机场起飞轰炸奥尔沙了，那他们压根儿就不会相信。

然而，一夜过去，他们不得不相信情况要糟得多。一清早，列车勉强开到了波里索夫，军运指挥员撇着嘴，仿佛牙痛似的说，军车不能再往前开了：波里索夫和明斯克之间的铁路已被炸毁，也被德国坦克切断了。

波里索夫尘土蔽日，闷热难耐。德国人的飞机在城市上空盘旋，我方部队和车辆在路上川流不息：有的开往这个方向，有的奔赴那个方向，就在医院旁边的石子路上，放着一副副担架，上面躺着被打死的人。

警备司令部前站着一位上尉，他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对什么人吼叫着：“大炮都埋起来！”这就是警备司令。辛佐夫出来休假，随身没带武器，他要求发给他一把左轮手枪，但是警备司令没有左轮手枪。一个小时前，他就把军火库的武器全发光了。

辛佐夫和同车厢的旅伴，那个炮兵大尉，拦住碰上的第一辆卡车——卡车司机正开着车，满城里东奔西跑，找寻他那不知下落的仓库主任——就坐上车去找驻军首长。炮兵大尉，对回到

---

<sup>①</sup> 苏联加里宁格勒市的旧称。